

能。对如此顽固的思想犯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应给以严重处分（处以死刑），坚决铲除。还大！

表达的是，虽然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遗忘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致，达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灵！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灵一定被人心供奉！

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此，兰子得了“精神病”。

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

“神圣的力量和强度”。

兰子同志伍，仿佛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记忆在此！

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遮蔽与记忆

一种蛮横压迫着我，如果我就此搁笔，那心灵的重负会减轻丝毫吗？不会的。我暗自鼓励自己，要勇于发出来，展示出来。

赵一曼女士在阴暗的夜里和一座阴暗的地狱里所受的酷刑是对人类和人类自身邪恶的拷问，真正受刑的赵一曼。如果遮蔽了日本人对酷刑有着高度智慧和邪恶心理参与的酷刑，那么就有意无意使凶残的面影变得模糊，

需要在如此此地承担追忆的痛苦，并把它化作永恒的记忆。为了回忆和记忆。

在激烈的枪战中，赵一曼的手腕负伤。在寒冷的夜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转移到山岭下的一家农舍。她昏倒在雪地里被俘，殷红的血滴在雪里，发出刺人的颜色。

暗了。牛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大野泰治。

你都会觉出她与别的女性的异样和超拔，也正因此，大野泰治知道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并用皮鞋踢她的腹部、乳房和脸。一共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大野泰治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应答，大野泰治感到

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身体多处变化。一个弱女子，你可以用手中的鞭子麻木到像对待牲畜鞭答之，无情的监视，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但他不得不对赵一曼无论遭受怎样的凌辱和威胁，仍不屈服。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日后无论是打、烧、电刑等，都不能让这个倔强的巾帼英雄屈服。大野泰治是心理承受能力崩溃么？是他有了善良又高贵的悲悯么？否，他不可能有。迫害者那里得到一丝宽恕和抚慰，加害别人为别人施以酷刑者，他内心也难免被酷刑所折磨。赵一曼写了律诗

站起，给与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

的牺牲精神，她的小心翼翼，也许没有，但这也许是民族精神扬眉吐气的一幕。因为，她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和象征。侵略者可以杀死赵一曼，但却不能杀死一种神示，一种象征。

在《赵一曼烈士传》中，讲到过这样一则十分感人的故事：

遮蔽与记忆

耿立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遮蔽与记忆/耿立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741-579-4

I. 遮… II. 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6133号

遮蔽与记忆

作 者 / 耿 立

策划编辑 / 文 京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装帧设计 / 翁 涌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出 版 人 / 桂国强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200千字

印 张 / 16

印 数 / 1-8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41-579-4

定 价 / 26.00元

自序

在我的老家，在我为父亲上坟的时候，我看到在父亲堆积的坟左几十步的地方却有一矮矮的石碑，石碑上镌着魏碑“义士哑孩”，已经漫漶，枯草与夕阳，鸟粪与污迹，透出一股苍哀破败。

但细细追寻，却发现一个正史不载的令人悲慨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家，乡村的夜黑得深透，本来这样的夜可以睡得安稳，因为对于城市光的污染，我一直无法适应，总是在城里的处所失眠。这座坐落在平原深处有年头的带有乡间神秘的老屋，有一些农具，叉靶扫帚，还有一盘老石磨。在这座房屋里，曾陪着父亲饮劣质的酒，从父亲的口里听到过关于义士墓主人的一些细节，那是一个哑巴孩子毒杀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听了就听了，也许以为是父亲的絮絮酒话，也没往心里走，但在父亲去世多年，在父亲居住多年的老屋，我像呼吸到了历史的诡异的气息，那晚再也无法入睡。也许历史就如老屋，父亲去了，但老屋的墙与梁木，还有一些农具仍记忆着父亲的一些岁月，也许在那些土墙里，还有一些父亲的语音躲藏在某处，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我指的是比如父亲讲话时候的天气节气都具备，那些话就如录音，自己会回放。

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平原深处的这所老房子，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与招引。房子老了，就如书老了，有一种陈实，房子散发的泥土的陈旧的土香，就如线装书发出的迷人的幽香，也如老屋里不知年代的八仙桌上的青花的茶壶与茶盅，那些青花里迷离的光，令后人沉醉。

也许这就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一种内在的心里隐秘吧，在写作一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时候，一个问题总纠缠我，怎样叙述历史？赵登禹、张自忠、汪精卫、胡兰成、赵尚志、杨靖宇还有一些黄壤平原里的小人物，岁月已经湮没了他们，无论音容，无论尸骨，但他们消失了么？

消失了，也没有消失。对于历史，我在故乡的老屋想了许多，是该到了自己清理自己一些知识和观念的时候了。每想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一如先前我们接触的太平天国史，先前一直是把洪秀全当成近代化的先驱褒扬讴歌的，然随着阅历阅读思考，洪秀全的光环销蚀了，其荒淫残暴的程度绝不下于他所要对抗的那个政权（小时候，目不识丁的父亲在老屋里边饮酒边说长毛造反，父亲的叙述有如民歌，那是《大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本真，不是雅和颂的扭曲。《大坂城的姑娘》多是乡野荡子淫妇的嗓子瘙痒和身体燥热之作，但是贴近麦秸和人世的版本。这样的版本，少了些大庇天下寒士的古怪，也没有烈火烹油的繁花著锦，是百姓陌头山羊的饮水和树上草鸡的叫声。）单从女色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领，在获得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在后宫读书看报，在女人的脂肪上盖章，极享自己的荒淫无度生活。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城至五十二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十一年，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体格健壮，但十一年仅颁布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八年是空白，五年竟然未发一诏，有点像怠工的万历皇帝，连曾国藩也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

曾有一年我在北京求学，就住在百万庄附近，那里曾是顾准先生居住的地方。也是那年的秋季，在木叶尽脱的时候，我漫步在三里河，想寻找顾准骨灰的抛洒地。我想起文革初起，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张出的时候，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历史，当历史被遮蔽的时候，顾准试图让人还原真的历史，在历史里思考，而我们呢，当我们在被遮蔽的历史中长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被扭曲不成了模样。不辨是非，甚至有些词经过改造也变得面目全非，原本普通汉语的词被注入了所谓的神圣，那些词就变得高大而古怪，一些话语被污染了，

通往历史的路途布满了歧途。应该如何还原历史，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

我们怎么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怎样看历史呢？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作家，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也许，当大家争着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无言的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何谓历史，历史何谓？有人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还有第三种历史，即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这是“历史三”。也许，我的散文作品勉强可作为历史三，我知道在很多时候，历史表现出一种“遮蔽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一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但是这样的声音现在还很微弱，但微弱归微弱，它无疑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文字不符合正史的规范。我一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也是散文，自己越来越觉得司马迁那样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往往只是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人物的小节，却有雷霆之力，憾人之势，玩古今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把那些地痞流氓黑道混混，风流皇帝脂粉英雄，一个个写得风声水起，描谁是谁，画谁像谁，真是一个个顾盼自雄，立在纸端。

历史是人写的，也借人而传播，借鉴吴思先生的观点：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群历史学家。如果你这么打扮了一个小姑娘，很多其他史学家就会说你骗人。但是专制独裁，垄断史料，扼杀其它说法，这时候历史才可能任人打扮。但是这种垄断又能持续多久？秦以后没有一家垄断能够超过三百年，一个人的垄断最多达到康熙乾隆在位的长度，一手遮天，几十年就算到头了，在历史尺度中这也没什么了不起，重大史实不会这么快就被遗忘，随意打扮历史的历史学家，可能下场都不会好。

到了当代，在人们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批作家和导演的功利，电视屏幕和卷帙浩繁的小说耸动着大批古代的宫闱秘史，法

力无边不受限制的侠客，无厘头的搞笑，历史不能承受之重变成了钞票在钱包里不能承受的重，我们追问历史在哪里？

在故乡的老屋里，在夜间，不能睡眠的我走到户外，星河灿烂，我有了一种冲动，赤脚站在了泥土里，是想接一下地气吗？我觉得自己的举止好笑，也许，在我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我依然保存了对历史的尊重和肃穆。对我来说，历史从来不是娱乐，也非嬉闹；历史是一个个事件的凸显，是一个个血肉和思想的呈现。我们说历史是一个容器，或者通常的说法是一杯酒，一浇读史者心中累累的块垒。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有过多次的泪花落在纸上，为过往的一页历史而沧然涕下，拍热栏杆。也许历史本身是沉重的，但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最好不要被历史的重量拖垮的，抄一些冷僻史料，发几句隔靴搔痒寡淡议论，这是多数吃历史散文饭的模版。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作者如同中药房里拉抽屉的师傅：引文二钱，清议二钱，想象如红枣干草类，外加凉水文火的文字，然后喂给读者，既不治病也不防身。

我想，如果在我的文字里能读出一点人道主义，那是一种对我的褒奖；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叙述和记录当成人道主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历史过去了，抗战胜利的鞭炮的声音也消散了半个世纪了。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人过世的过世，消失的消失，一些人的背影和历史的背影也渐渐成为绝响。什么样的文字能成为历史的书写？人道主义是文字的最大公约，这是我的追求，这不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是我一世的目标。

路途漫漫，我当勉力！

遮蔽与记忆

目录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001
张自忠：悲哉，上将军	011
带血的头颅	025
怎样的文字配走近三道崴子？	043
遮蔽与记忆：赵一曼	057
遗落的细节	067
无法湮灭的悲怆	078
铁马几曾入梦	092
书生意气	107
文章将军——吴佩孚	118
非涉风月 何关色戒	128
黄花·夕阳·山外山	140
临终的眼：萧红	147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	161
堕落的快意	177
三姓家奴	183
前世出家今在家	189
绕不过的肉身	202
义士墓	214
远来先生	219
回忆蝗虫	228
无望的正义	234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一

我寓居的这座小城史书上称为曹州府，隋唐以降，这里予人的印记是：随处都是高一头、阔一臂、横眉竖目的响马。清人写有一本书《地理辨惑》，在世间声色颇著。书以答问的形式解释这片硬气的土地：大凡名都巨邑风水之区，一要城池得地，二要官署合宜，三要文庙合武，四要书院培养英才，五要土著人士立志向学，再有醇儒指教，自然人文蔚起矣。这些曹州都不具备，于是“曹州人，多响马”一说就风行矣。

我总以为，在朝廷不义的时候，响马也许是悲壮的正道，他们代表着另一种公正，即使最后鱼死网破，斧钺临颈，也绝不尿洒裆里。为了诺言可以捐弃生命，为了名誉可以饮刀求快，但现在这种品性和血性越来越稀薄了。

在暮色苍茫中领略曹州的参差老屋，柿树虬龙，于古巷逡巡驻足，就想触摸一下响马的血脉，但也总感到多的是蠹贼，少的是那种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斗，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对民族和家国的挑衅侮辱看作自己私人的不堪与耻辱，然后以一腔沸血浇灌相抵的大豪迈。

是真的没有，还是历史遮蔽不彰？直到我翻开抗战史，他的名字便一次次地撞击我、撕扯我、轰击我、瘫痪我。那是一个雄武的形象，一米九的身量，曾如武松一般用手击杀老虎的曹州人；他是使“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歌曲唱响天穹的人，他的身上焕漫着古之名将忠勇义诚之气，而内有不忍之心的根基，这个每次母亲脸色不好，跪在母亲面前俯首帖耳的汉子，这个在战场

上操着一口浓重的曹州方言的曹州人。

这是赵登禹。

在秋日的午后，我终于走到小城郊区西北十里的地方，探访将军的遗迹。在目前争夺名人的时代，将军的旧居也一定热热闹闹吧。然而看到的是连废墟也谈不上的一片空地，无言地在四周屋脊围拢下，显得空旷。有个耳朵不好的老人告诉我，没有了，一切没有了，连一个柴火棒一个瓦片也没留下。将军的旧居先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如麻雀般叽喳读书之所，后来“文革”，千里之外的北京忙着把将军的坟墓掘开，骨殖抛撒，将军家乡却忙着把将军旧居的砖瓦梁木拆下，哄抢一空。

这是一片空地，只有一圈土墙围着，土墙边上有菊花强茂地开，我跳进墙里，用自己的体温亲自感受一下曾回响过将军脚步和呐喊的土地。当年赵登禹将军在这里的曙色中，透着四周的鸡叫起舞。今天我站在这里，似乎仍能听到那大刀旋舞的回声。

“没有了，都拆光了。”耳聋的老人连连摇头，唏嘘不已。

还好，在这空地里，还有着菊花丛显露着生命，面对渐渐下坠的夕阳，我好一阵发呆。曹州这苦寒的黄壤上有两种花在世間非常知名，春天的时候，浑厚的平原多被猩红或莹白的颜色大肆侵没，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锦缎鼓荡着阡陌，那是从明代就名甲宇内的牡丹；到得秋日，菊花就会燃烧起来，在柴草垛、河畔沟渠、晴天碧空，黄的粉的升腾如烟雾。曹州菊花的名声在唐代就开始壮阔了，一个私盐贩子，一个秀才，一把剑啸，那是出生在曹州的响马黄巢，如今你读那“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你都无法置信，是这土地养育的菊花濡染了黄巢，还是黄巢成就了菊花？

曹州人喜欢花，也喜欢刀，我以为喜欢菊花，是一种乡野的高洁拔俗，菊花的本身是高傲的，有点冷，但骨子里却是热烈，是柔软。

日本人也是把菊花和刀放在一起尊崇的。这是矛盾中的平衡，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说：“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贰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当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军刀媾和，开始在中国的大地肆虐

的时候，迎头撞见的是出生在菊花濡染处的赵登禹，赵登禹对菊花是不陌生的，但赵登禹更喜爱刀。

人们说赵登禹将军常是枕着大刀睡眠，从冯玉祥的卫兵到排长、连长以至旅长、师长，枕戈待旦，夜夜辄鸣。要写抗战兵器史，注定是绕不过这在炉火和风箱夹击中锻打，在水缸里淬火，没有杂质，还是冷兵器的大刀的。那把寒刃舞得生风，切倭人头颅，如夜雨剪春韭。

大刀是赵登禹将军在喜峰口一役喊响的，人们评价赵登禹的大刀：砍铜剁铁，削钢如泥。把铜钱十个一叠放在八仙桌上，赵登禹一刀寒刃劈下，那十个铜板火花迸溅，如鸟羽磔然而失，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在公元一九八七年的秋冬季节，我曾在赵登禹将军的村庄见到一个西北军老兵，他说赵登禹大个子，一进堂屋的门就碰头。他说起赵登禹的刀法，劈、砍、撩、扎，鬼神莫测，刀、手、步法，缠绕协调，长穗飞旋如杨叶鼓舞，看起来眼花缭乱，脚踏如磊石落地，身轻如鸢飞唳天。老兵说当赵登禹将军舞刀到兴致处时，卫兵曾用容器桶盛满黄豆向将军泼撒，只见黄豆如虫四外飞溅，等赵登禹停下刀来，身周方圆七尺，不会容有一粒豆子生根。

当刀剑到了一定的时候，如庖丁解牛，身边万物皆可为刀。身边柳丝，河边蒲草，可以手为刀，手断合抱巨木。说有隐士，可以山涧朝露为刀，去砍落风中的飘尘。玄虚也许是玄虚，但我想所谓的刀剑气伤人，那庶几近于赵登禹将军的境界，他以浩然之气，以曹州的那种忠烈血勇，虎口一吐，就是半部凛冽的民国抗战史、民族呐喊史。

二

“一个轻骑兵三十岁时还未死去，那必定是个装病的开小差者。”死于瓦格拉姆会战的拉萨尔如是说，这小个子拿破仑手下的骁将，以颈血溅杀伐，时当三十四岁。

赵登禹白刃蹈海喋血，几死于喜峰口，时亦三十四岁；“七七事变”后

二十日，赵登禹死去，正是三十八岁的韶华盛年。赵登禹是道义贯骨的职业军人，他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的，如若不是喜峰口一役，赵登禹的血性和天性，乃至渗透他骨髓的那种曹州人的呐喊，也不会恣肆汪洋地发挥到极致；但他卢沟桥畔的鲜血与慷慨悲歌呢，则是白白洒在了汉奸小人之手，赵登禹是被那些在大义面前有愧的民族败类和倭寇联合绞杀的。

宁做飞灰，不做浮尘，将军的死，是死得其所的，如不为这个民族流血五步，他亦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军阀征伐史的一个逗号或省略号而已。如果你熟悉中国现代史，一个叫做“西北军”的军事集团就会触碰你的神经，他们的多面和多变像狐狸，他们的勇猛像狮子，他们的坍塌又像暴雨中的土墙，这里面有英雄，也有群小，有的壮烈殉国，如赵登禹、张自忠辈，有的做汉奸像石友三辈。民族处刀锯鼎镬之中，赵登禹将军之所以血花溅作红心草，不甘为某一集团做鹰犬，并非为一己的甘肥、轻暖、妻妾计也，实则是不忍见民族河决鱼烂，而使敌寇淫威谋成。

菊花与刀，一柔美，一阳刚，当日人的菊花和大刀下的血花在昂然顾盼生姿的时候，大和民族尊尚的美却是以无数中国人的血做养料而塑就的。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在菊花和刀的意象里看出了大和民族的走向，月晕风，础润雨，在一些关节处是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品性的。在写赵登禹将军的时候，我知晓了这样的细节。一九三一年冬天，日军占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步兵第三十七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雪中的大阪家中休暇蜜月，可归期已至；临行的中尉井上清一最后两日落落寡欢，两眼望着户外的雪，迟迟疑疑，这一切，新娘子千代子都默默地尽收眼帘。

逆转发生在井上清一行将出征中国的前夜，没有美酒，没有和歌以壮行色，二十一岁的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然用小刀刷开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下手不够利落，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到来时才默然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像菊花骤然地开又骤然地凋谢，我不知如何评价日本人的这种无美不殇的民族品性，夜静啼月的杜鹃，阵雨散落的秋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晚雪，这种哀感意识，使他们对死有了一种别样情怀，我知道日本人认为精彩的诗句是：枯梅……有如死者仰卧。实在令人震撼的不是诗本身，而是日本人以死为美，无美不殇的没有畏惧的那种执著。

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发现妻子余温的尸体以及千代子留下的以血做墨

之遗书：“我的夫君，现在的我正满怀高兴之情，我都不知如何表达我的高兴之情了，我将在您明天出征之前快乐的离去，不管如何，请您不必担心往后的事情……”阅毕遗书，中尉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囊，挎上家传之佩刀，头也不回地步出家门，挥手自兹去，从大阪军港踏上军舰。

身后的血与白雪，是那样的冷与热地媾和在一起。而遗书上的血如菊花，如绣在和服上挣扎的几朵菊花，像是直指一场生命的浩劫。

千代子事件后，日本舆论媒介开始发酵，如蝇见血，似蚁争膻，把井上千代子尊崇为“昭和之烈女”；两家电影会社以惊人的制作在极迅疾的时间里，拍出《啊，井上中尉夫人》和《死亡的钱别》，从北海道到高丽，从高丽到台湾一路的蒙太奇去，并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的前线；皇后陛下则驾临“昭和之烈女”遗德显彰会。而后，千代子的媒人安田夫人发起组织了“国防妇人会”，短短十年，其成员由四十人猛增至一千万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比例，那是上千万的家庭啊，上千万的日本女人加入了他们侵略的后援。

我知道喜峰口一役，赵登禹将军和那些热血的军人也遇到一个女人的难题，一个进不得退不得的两难境地。

赵登禹的大刀队集合起来，刚喝完临行酒，“当”的把碗摔碎，一筐一筐银元放在队列面前，任人随意抓取。赵将军一条腿绑着绷带站在队列前，手臂上缠着白毛巾；他看着大家的手臂，也一例地缠绕着白色的毛巾。每人一把匣枪，五颗手榴弹，背后一把镔铁大刀，红的穗子在雪地里发出暗紫色。

这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农民子弟，如不是战争，他们可能都在老家娶妻生子。可是这片土地在落雪，寒冷从长城的那边过来，这片土地即将被强奸蹂躏。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战就要在今晚拉开帷幕，而傲慢的日本军人开始准备休息。熄灯号隐隐传来。雪下着，白的银元在雪里，银元上有厚厚的雪，酒坛的口冒着寒气。

全军肃立。等待着赵将军的口令。就在此时，有人策马奔到将军面前，耳语一下，赵登禹将军的脸色陡然生变。他凝视着将要出发的大刀队，然后让人带来一位山村老太和她女儿。

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赵登禹将军嗓音沉痛，他声带谴责说：“我对不起这里的父老，也对不起冯先生（冯玉祥）的教诲，今天我们还没接敌，竟然在我的队列里出现了这样的败类，我不杀鬼子，我要先杀败坏武德的东西！”

敢死队员疑惑了，不知将军在说什么？

雪夜里赵登禹将军的眼睛，像燃烧着炭火，如诉如怒。他说，“就在刚才吹集合号的时候，我军的一个弟兄竟摸到民房里去祸害人家姑娘。才十七岁的一个黄花闺女呀，以后怎么找婆家？刚才一吹号，那东西就兔子一样跑了，那姑娘哭泣不敢说，姑娘的娘肯定地说，他就是我们手下的人！现在，他就站在队列中！”

此时雪如结冰，空气凝滞，没有了呼吸。

赵将军犀利的目光像刀，要剔除人的皮肤直到骨髓。“裤裆里长蛋子不是提溜着玩的。谁做的，敢站出来？那才叫有种！裤裆里的蛋子要丁当响，不是被人铡的！有种的站出来！”一切都静止了。

姑娘拉着老太的衣襟，小声地哆嗦着，“娘，他没动俺，只是说看看，你一喊他就跑了！”

“站出来吧。你如果有母亲，就想想你母亲；你如果有女儿，就想想你女儿。要对得起她们。站出来，我赵登禹尊你为好汉。”赵登禹双手抱拳，左手压着右手，在胸前如石雕一般。

霰雪敲在军衣上，沙沙作响。

“那好吧。”赵登禹冷笑一声，“那就把上衣揭开，露出脖子。大娘说她姑娘把那兔崽子的脖子抓伤了。”

刷的一声，赵登禹撕开了自己的领子。接着是刷刷撕领子的声音。

其时，一个敢死队员扑通跪在赵登禹的脚下，大家惊呆了，去摸人家姑娘的是赵登禹的警卫随从。赵登禹愣在那里，嘴开始颤：“我竟瞎眼了，养了一个畜生。绑起来！砍了！”

警卫才十八岁，是赵登禹带出来的曹州子弟，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

警卫跪在雪地里，单手挥泪，“旅长，我没有害姑娘的意思。我只是……”

“只是什么？！”

“晚上，就要接敌了，不知是死是活，我还没有见过女人的妈妈（曹州方言：乳房）。”

“妈妈？”大家躁动一片。警卫员的“妈妈”这两个字无异惊雷，在敢死队员耳轮旁炸响，赵登禹头颅一扭，吼出曹州方言，“日你奶奶的，丢人！”

那母女俩也愣了。也就在那刹那间，雪地里齐刷刷跪倒一片人，如出殡

时的孝子齐刷刷跪着，苍茫的天地间，只有赵登禹和那母女挺立若石。花白头发的母亲拉了一下闺女，腿哆嗦着准备跪地为警卫随从求情。谁知那女孩，在人们齐刷刷跪下的时候，把棉袄揭开了，盘着的扣子一个一个在手下展开，一层层的衣服开始解开，在雪地里，跪着的人们惊愕的眼睛里，一对还未发育成熟的乳房羞怯地绽露出来。雪地白得发黑，敢死队员眼前一片眩晕。

在雪的余光照射下，女孩子的乳房是如此的娇弱圣洁。也许因了营养不良，胸前一对坟起的乳房，并不丰满坚挺。那些赴死的敢死队员几百双眼睛，没有退避，没有猥亵，是那种热血，有一种易水送别的慷慨。

将军被深深撼动了！“敬礼！”将军马靴一扣，两眼含泪，敢死队员齐刷刷敬礼，泪如雨注。

将军心里清楚，若不是战争，这些战士，在家乡的唢呐里，不说个个能走进洞房，绝不会在临战前夜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将军一言不发，从跪在雪地上的警卫员身边走过。那母女俩扶起警卫员，眼睛望着将军。将军好像不敢看母女，胳膊往前一挥，前面，喜峰口在雪下苍灰色的轮廓隐隐在望。

将军的大刀队开始在雪夜移动。当晚，冰冷的大刀开始嗜血。日本人的头颅如曹州老家漫长冬季里菜窖储满的白菜、土豆、萝卜，多数日寇在睡梦中未及还击，便纷纷被大刀片砍杀。那血呢，则如鸟扇动翅膀，成为大刀的徽章，如菊花艳丽的花瓣在秋风中纷纷飘落，日本一家报纸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第二天，大刀队返回，将军骑马检查部下，警卫员的尸体被抬着经过队列前，赵登禹敬礼，全体弟兄肃立。一阵哀悼的军号声响起来。将军吩咐部下将警卫员的尸体好生掩埋。然后将军沉痛地说：“此役成败，不在弟兄拼杀，功在大娘和姑娘。”

将军着人为大娘送银元二百块，可大娘与女儿已在门板上自尽。

三

在民族危亡关头，很多人选择了躲避或是投降。同是西北军的袍泽，多少人无廉耻，无节操，迎合敌寇而取其禄位，石友三、孙殿英、庞炳勋、孙

良诚等都落水做了汉奸。那种望风而降的场面，让人想起历史上一个女人写过的诗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这是咒骂没有一点爷们气质的男人，赵登禹将军是在势不可为的情势下，慷慨任之，决意舍一己之身，做一番万夫莫当的事业。当右臂和腿部相继中弹，传令兵要背他走，他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

将军于“七七事变”后二十日殉国，当时日军占领北平，赵登禹将军率部驰援，可是，将军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出卖给日军。

在抵御日寇大规模进攻前，赵将军举酒为壮行色：“今天，我和冯先生（冯玉祥）通话，我向冯先生告别，冯先生问我何时回来？我说，快则两天，晚则三天，或许……或许再也不回来了！”

下面有人啜泣，将军顿了顿，“哭什么？先留着眼泪吧，等胜利了一起哭！”将军走到哭泣的战士面前，一把扯开战士的衣服。这胸膛惊心动魄，从中原大战到喜峰口，每一枚伤疤，都会述说一个流血不流泪的故事。

将军：“你是二十九军爷们吗？”

战士：“报告师长——是爷们。”立正、挺胸，动也不动，像尊雕塑。只是眼角流泪。

将军：“爷们流血不流泪，更何况抗日军人！”

战士：“师长——”

将军：“有什么话要留下来？这样吞吞吐吐的？”

战士：“我从中原大战就跟着将军，只是家有待产之妻，不知是男是女，如果我死了，望将军抚恤，待如子侄。”

将军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缓缓举到帽檐边，人们都静无声息，只听将军炸雷般吼叫：“书记员！把他的话记下来！”

第二天将军死了，他身边倒着一个壮士，就是昨晚啜泣的战士，他的镗铁大刀砍翻七个鬼子！朦胧的火光里，日本人的人头被劈开，刀刃已卷。

其实赵将军上前线时，他的妻子倪玉书身怀七个月的身孕，将军殉国三月后，他的孩子出世——

二十八日拂晓，敌寇向宛平县城南苑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日人在飞机大炮等现代兵器掩护下冲至阵地前沿时，赵登禹挥起大刀，跃出堑壕，赤

膊率将士杀入敌群。刀光闪闪，号哭一片。正是暑天，光着上身的将士看到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个个如狼入羊群，撕咬腾挪，砍杀声惊天动地。

南苑地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在枪林弹雨中反复拉锯冲杀，从拂晓战至中午，日军派兵绕到侧翼，企图包围赵登禹部。

赵登禹将军率领部属向大红门方向集结，准备反击。这时天已经黑了，为突破敌阵，借着夜幕，赵登禹挥动大刀，率部冲杀。在接近敌阵时，日军发射了照明弹，埋伏在大红门的机枪以密集的火舌吼叫，赵登禹将军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当将军从昏迷中醒来，借着火光，他对身边满面泪水的传令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然后嘱咐告之母亲不能尽孝，言毕而逝。这不是私人之间的话。赵将军临死的话，有一种悲壮，还没有看到敌寇溃败，自己却舍命疆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军人是应该战死沙场的，赵登禹将军就是提着脑袋去拼去杀的，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两权相较，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才像岳飞、赵登禹将军那样，对母亲没有尽孝，先去尽忠。赵登禹殉国时，其母年逾七旬，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二十七岁，身怀七月身孕，华年丧夫；存世的儿女，其子四岁，其女两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睽隔。

今天想象复原将军的行迹，我热血沸腾，但又怅然若失，日人寇我之时，先是精英卖国，从汪精卫到周作人这样的“五四”文人。

赵登禹将军和他们比起来，是粗人，在民族危如累卵，山河飘摇，一些人物能够自持，已属不易，但也是底线，而赵登禹将军是用一腔子血灌溉脚下热土的。其实，平常岁月，天下是大人物的天下，到了国家不可收拾的时候，才想起兴亡关乎匹夫。如果说赵登禹将军受多少民国的恩泽，那恐怕不会太大，从小颠沛流离，辗转沟壑。但是，他内在的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规定着他制约着他，这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脉在赵登禹将军的大刀上，也在他的菊花情怀里，熠熠闪烁。

赵登禹将军殉国后，在夜间由北平红十字会草草掩埋，几天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将军的遗体取出，用烈酒和毛巾擦拭将军身上的血痂。那张脸血肉模糊，但赵登禹将军圆目怒睁，那是一张不屈而庄严的脸，在烛光下，凛凛正气呈现在出家人面前。方丈用手为将军合上眼，用一洁白